

# 學匯

第二百三十九期

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七月三日

## 說剪髮

### ▲男女問題討論之六

老梅

近來女子，多有剪去長髮的，和男子去辮，是一樣事體，本不算出奇。不料竟有持反對論調的，說出好些不相理十由，最普遍的，就是講有礙美觀，並舉出古今中外說節中所形容美髮的言詞為證據，甚麼「鬢髮如雲，卷髮如蠶，髮長委地，等等讚美辭。這些誠然是有的，姑無論他們是出於輕薄的文人筆底，不足為典要，即讓一步，承認是美，那漢諺有云：「城中好高髻，四方高一尺，」和那古諺「楚王好細腰，宮中多餓死」並傳。如以高髻為美，則細腰亦美，先生定要主張細腰了。又中國舊日文人形容女美的，每從頭說到足，頭上烏雲，和腳下金蓮同美，則不贊成剪髮，也不贊成放足，且主張裏足麼？還有舉西人形容美女黃金髮美觀的，那要提倡把中國女髮全染成黃色麼？都是講不通的。況且人類天然的美觀，不在修飾，如果國色天成，雖蓬頭垢面亦佳。又前人因古美字從女為，幾乎以美專屬女子，由此演成「女子天生是男子玩物」的怪話，女子也像甘以玩物自居，乃有油頭粉面，墜馬髻，點絳脣，種種不自然的梳粧打扮，千嬌百媚，像活妖怪似的！自己還不覺醜，且以敷粉塗朱，為女子特別權利，無怪乎時樣梳粧，每日變換，巧立種種名目，「甚麼蝴蝶頭，蛇蛇頭，雙蝴蝶，算盤珠，牛天奪……」以自誇示於眾呵！而子曰：「奄然媚於世者，是鄉原也！」今之女子，皆難免鄉原的醜態，因為他們梳洗打扮，不但為媚一人，而且為媚眾人，就是媚世，可怪呵！現在世界，有甚麼可讚媚於他的價值呢？都市中間，來來往往，不總是些名利俗子麼？社會裏面，哭哭啼啼，不半是些悽悽回回麼？獻媚於名利俗子麼？他們便是「紅樓夢中尤三姐講的：『自誠個臭賊，拿我們姊妹當粉頭取樂的，』全是女子的仇敵呵！對仇敵獻，好像『揚州十日記』中，所寫的無恥婦女向薩英獻媚一般，只能敵人媚眾！獻媚於悽悽同胞麼？他們沒心情看你們的光禿溜羅人獻媚的頭臉呵！一句話，你你專是對着，侮辱女子人格，斷喪女子天性的仇敵，獻媚了！我當說，現在尚不到我們男女求美的

時代，女子尤當扮裝一身的美觀，向萬惡社會，作雪恥復仇的大奮鬥！

——頭學那，谷炭為險，深身為厲的刺客豫讓，剪髮毀容，以向仇敵的社會，才是！或曰：「女刺客男刺客不一般，昔者俄女庫蕪蕪，宵街無對美，以近御貴之身，（如中國俠女刺梁冀的古劇）然後才能下手！」不知這是特別情形，普通情形，便不如是，致虛無無婦人，斷髮最多。（新俄婦人大半剪髮，皆由此開端。）話又說回來了，就是倒了將來極自由時代，男女相悅的事情，固然不免，也不必把媚當作美，仍各保存其天然形態好了！古詩云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。」依記者說，笑和盼是本來面目！質素。巧美便有些不自出了！——綉染，故曰「繪事後素。」本來是一張白紙，畫起來才有許多綉色，子夏悟到「禮後乎？」是講人類本來是質樸無文，以後才有這些裝飾。如人本來是赤條條毫無修飾，以後才加上些油粉，光頭滑腦，外人便矍子了，還自以爲美觀，豈不可笑！這是我對於女子剪髮，悟出來點一點道理，至於剪髮的利益，大家都說的不多了，恕不多言！

(完)

# 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自叙

## 傳

(五續)

胎上譯

### ▲幼年時代 (五)

#### ▲吾父之結婚

#### ▲外祖父及祖父之經歷

#### ▲皇帝實制之不公

而歷一千八百三十一年，波蘭國起了革命的時候，吾們的父親，也會跟着那討伐軍隊往波蘭國。哇喇來地方去過。在那時候，費和討伐軍司令官，名字叫做斯利瑪的那位將軍，時常來往，所以後來沒有許久的時候，吾父親就和斯利瑪將軍的幼幼的小姐，有了戀愛的感情，所以那位將軍，就把那小姐許配給吾父親了。聽說後來那結婚式，還是在納羅勃王宮裡面舉行的，並且非常的熱鬧，男家的媒人，就是那將軍中將帕斯起烏其伯爵。那個結婚式，實在要算是鬧得的了不得，但是後來父親却常向吾們說道：

「但是你們的母親，並沒有帶着一文錢來陪嫁啊！」

這話却是實在的話，爲甚麼道理呢？因爲吾生的父親，（就是吾們的外祖父）斯利瑪將軍，原不是一個會賺錢的人，所以他老人家的財產，也就不多了，又怎麼能夠有錢給吾母親陪嫁呢？但是外祖父他老人家的猛勇精神，實在是沒有人不佩服的，要算是哥薩克人的好代表了，所以外祖父他老人家打仗的本領，確是世上少有的。就說那勇猛的波蘭人和土耳其人，也不能夠和他老人家對敵的了。却是他老人家，還有一個缺點，什麼缺點呢？若是有人請教他老人家有什麼法子，才可以免得受那莫斯科政府的殘酷專制，他老人家就一點也不知道的了。後來到了西歷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時候，外祖父打勝了波蘭國，功勞很大，本應該陞官的。後來因爲他老人家不會吹牛拍馬，並且爲人太直，所以反和那皇帝傷了感情，連他老人家的自由權，都被奪去了！但是波蘭國的人，却更是怨恨外祖父的了不得。聽說後來外祖父同族的軍官中間，有被波蘭人捉了去，在瓦索地方，被他們慘殺的。照這樣看來，外祖父既是波蘭的仇敵，就應該是俄國的功臣了。爲什麼道理，反要受俄國皇帝的刑罰呢？唉！那時候專制皇帝實制，要算是極不公的！啊！論說外祖父同族的是大位，也會拚命的和

波蘭國打過仗，並且把小俄羅斯也奪了回來，却是也沒有得到甚麼恩典。說到這裏，吾又不免把吾家祖父母事情想了起來，且讓吾來略略的說一說罷！

却說吾們的祖父，在拿破崙一世的時代，也曾帶領那身穿鎧甲的軍兵，和那個法國的步兵，打過好幾回仗。法國步兵的方陣，也不知道被他老人家的部下打破了多少次，他老人家的勇氣，實在是萬夫莫當的了！聽說祖父他老人家，在打仗的時候，因為受了傷倒在死屍中間的事情，也不止一回，好容易才由死裡逃了出來，所以到後來他老人家頭上，還有一塊很深的傷痕啊！照這樣看來，吾家祖父的功勞，也要算是不小的了。但是他老人家，還是沒有能夠做俄皇亞力山大的寵臣。到後來，反被皇帝把他老人家放到京外，最初是派做西伯利亞西方的總督，後來又轉任西伯利亞東方總督，算是做了兩次總督罷了。依那時候的人說起來，那總督的官缺，要算是最好的缺了，所以說做一任總督，比開一金礦還更奸啊！但是吾家祖父，本是一位清廉的官吏，所以後來由西伯利亞辭職還鄉，仍舊是兩袖清風，一貧如洗，只留下幾畝薄田，給他老人家的三男三女，做教養的費用罷了！所以祖父在西伯利亞做官的時候，很得民心，後來到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，吾祖西伯利亞去的時候，還聽得那些百姓，在那裡歌頌頌德，沒有忘却吾祖父的名字啊！聽說西伯利亞地方，從前盜賊最多，百姓受害不淺，吾祖父在那裡做總督的時候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，去想那鎮撫盜賊的法子，唉！吾家祖父也總要算是俄國的功臣了！

你們想想，那稱專制皇帝的實罪，到底是公平還是不公平呢？

未完

## 入獄始末記

附錄

吳匯之

金永主晉政，日以搜殺民為務，其所最惡者，為辛亥陷絳州攻平陽之將領，或謂戰於民軍陣亡時之子，為其幕客，志在報復，殆不虛也。最初捕鐘仁義於曲沃，嚴刑拷灼，體無完膚，卒以晉率民軍攻擊平陽為罪狀，死之。聞者莫不痛怒！則有勸吳君匯之者曰：「鐘死行且及君，所謂事同一律者也！」因平陽之役，君率隊拒敵援霍山，飛彈落君帽，屹立不動，敵驚以為神，名甚藉故也。君時方在絳，頗不致意。繼而果行文通緝，乃走避燕京，無何又携眷入拜，自離拜署，惟念案移公廳無死法，不過追激欺項（蓋誣君以絳州任中，交代不清而已）。及去年李君以山督晉西北，聲震關河。金永乃以李舊部名義殺君於太原，孤兒寡妻，煢煢無依，默念同仇，悽然隕涕！

## ▲南南軒

辛亥革命，文字鼓吹之力半焉，香港上海民黨各新聞紙無論矣。其完全在內地官府勢力之下，而敢言狂論不畏刑者，國風日報而外，厥惟陝西與平報。（後改名帝州報）張衡玉君為新報之創始者，南南軒君主筆政，予亦曾為投稿員。去臘岐山與予謀討逆於長安，主南軒雲南消息西來，南軒謂予曰：「君與岐山能德惠陸獨立，則秦中庶免於糜爛之禍！」予曰：「在人者不可必，必必己而後可！」固然惟新策為上耳！未幾，予被捕，不能豫秦事，岐山亦倉皇出走，而君之惡德計畫，終無所施，且受意外之嫌疑。聞捕君時，君尚高臥，捕者

搜斃之，家人跪請覆之衣，即日與王杜諸君斷首於市！其慘狀有令人不忍筆述者！天道無知，斯人何罪！側身西望，恒用嗟噫！

〔未完〕

## 二十年我的進化觀

〔續〕 吳赤雲

再說「軍器」。在我六七歲的時候，武場還沒廢止，記得那武場考試的時候，是拉弓射箭，搬制石，耍大刀。不上幾年的工夫，什麼「帶沙子的鳥槍」，「後門槍」(是鉛丸一粒的彈子)「九連登」「十三太保」。往後這些軍器不精利。在日俄戰後，即變用「明治三十一年式」：「德國徑口毛瑟」，「俄國五彈珠」，一分鐘可射子彈十粒。德國的壓氣機關槍，一分鐘可射子彈百餘粒。「德國的馬克喜恩水壓機關槍，一分鐘可射子彈六百粒。到了戰前，又有什麼「鏈姆彈」，「綠氣炮」，這彈砲內含毒氣，人吸了毒氣即死。若放一砲，就能毒死若干萬人；這不是愈研究而愈精巧，愈進止而愈進化嗎？但進化固然是進化了，在未進化以前，打一仗不過死幾百人，甚者幾千人，幾萬人。在進化以後，一仗即可死幾萬，幾十萬幾百萬人。這也是進化賜給我們人類的幸福呵！

照前述所講的看來，不是愈進化，而平民愈不平等；愈研究而殺人的法子愈慘酷呢？像這樣的進化，人類假若還要要求，我們就不客氣，是要大膽，決心，倡言反對的。莊子說：「乘滅者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」，想回到上古的原始狀態——退化回去——這位老人的見解，不能說沒有一部分真確理由了。但社會既已進化。決不能使其退化

人民既已明白，決不能使其復愚。於是潮流澎湃，「用一種『德講克拉克』主義，提倡民權，推翻專制，在某一方面也為平民爭了一點氣。但講這種主義的人，多不徹底，而平民之不能平等固然如故，殺機依然潛伏。欲救其弊所以社會主義，和無政府主義，又出來了。

社會主義馬克斯派自稱為不統派，馬克斯的社會主義，是一種主義，就像俄國現在所實現的。但俄國的列寧却把他所實行的主義，叫做共產主義，可算是一種冒牌貨。這派人主張勞工專政，相繼政府是能。結果專政的人，對內養成一種官化，來壓迫其他的工人和信人；對外變成一種新帝國主義，來欺壓他國或他民族。在他們說是為人類求幸福；但人類反受其禍，可謂南轅北轍了。

無政府主義，是無政府共產主義的一個簡稱名詞。無政府主義要克魯泡特金而集其大成，他們主張人類在政治，經濟……各方面，均常常不自由的發展。所以他們有兩句標語曰：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。」在他們的理想和計畫之下，他們說：現在所發閉的那些「孤光燈」，「那耳那燈」……「電車」，「電車」……不能為一部分人所獨佔，必為大家所公用；這叫做：「各取所需」。各個人既都吃飯，各個人就得勞動，一部分人不能只享幸福不工作，這叫做：「各盡所能」。至於那些殺人的軍器，他們說以後不必再造，更沒有教他再進化的必要，就是已經造成的，也當毀壞。若果如此，物質方面的東西，如槍砲……；等等害人的玩意兒，但不願教他們進化，而且不願教他們在世界上存留；如車，燈及衣，食，等等，人類的必需品，就請他們進化，進化，大進化！這樣的進化，不是有害於人類的進化，也不是為種特殊階級少數人的進化，乃是為全人類的有益進化，也是和精某一神生活相輔依的進化。人們呵，我們應該同聲齊呼：進化萬歲，對

(完)

## 憤意

我是無主義者，  
不曉的公產和私產，  
只知革命進行激烈，  
手鎗炸彈和鐵血，  
勝似駢儷排列！  
我最討厭是交結，  
家庭惡社會劣，  
假名的同志，  
更囿於法律階級牽掣，  
比餘糧糧囤過，  
我憤意講說，  
馬派克派說爭派，  
替是萌芽和幼稚，  
明白革命便去作些，  
不則白你妄動，  
何必哮喘出風頭咧！

## 遊萬壽山雜句

昆明湖

洋洋一個大湖，

香魂

一濺

## 她

盛滿了似冰玉的清水，  
被清風吹着，  
旭日映着，  
微縐素波，  
時青時綠。  
水面上浮着幾縷無根的水草，  
忽直忽曲，  
水底下游着成羣的魚兒，  
乍隱乍現，  
既無釣綸的顧忌，  
更乏鷹鷂的危險。

## 花林

的

一陣暖風，  
吹落了無數的花兒。  
滿地的紅擊，  
映着枝上的餘英，  
含有無限的悲情，  
偶憶雙卿，  
痴情葬花，  
今年滿徑，  
聲兒何歸？

前人

一濺

五

「她」是誰？

作者不識「她」，

讀者又如何能識她！

只知：「她」是新詩人的良美的材料！

「她」占住了詩人的心胸，

「她」沖開了詩人的口頭，

「她」站在時潮的風頭。

## 「愛」

娜娜可「愛」，

倩麗更可「愛」，

美者入人「愛」，

我何能不「愛」？

清風可「愛」，

朗月可「愛」！

鮮章奇花尤可「愛」，

自然界真是可「愛」。

天真可「愛」，

窈窕可「愛」，

嫣然一笑仍可「愛」，

美人兒也是可「愛」！

「愛」呀！「愛」呀！

「愛」迷住了詩人的指頭，

「愛」纏住了詩人的筆頭。

一九二、六、二十八，北京，

## ☆ 我的一把小刀 ☆

金拓

趁著旁人不注意我的時候，

在衣右袋的上一個袋中，取出來我私自作的二寸長的小刀子！

翻來覆，的看：

這里還後有用砂布和油擦得十分光滑！

這里可能想個方法使她更好看些哩？

四點鐘之內，

總要在袋裡取出來——裝進去！

四四一十六四還不止呀！

手上——縫工具上，機械上粘來的油和黑灰鏡鏽——

因此又染黑了工衣的這小衣袋口！

那件子龐大的，難用鋸刀鑿的，鑿子鑿的，格外鏽不平的，鑿不

動的！

眼睛總嫌她，

到「眼睛就，就生出厭惡和不適意的境象，

這個刀子——小刀——因為合我的想像而作成功的，

在我的眼睛看了她……

感動了我的腦子裏很不少的說不出的一種希望：

以後有了他——他能做的，能幫助我！

使我省却許多不可計算的向人求救了！

——所以我的眼睛不但不嫌惡她任我的眼睛中間迴旋！

而且看了她，手從袋裏取出來裝進去的時候，

遍身都覺得有很濃熱的愉快啊！

力子囑！我的小刀子囑！  
你能給我做些以後要做的事和我所愛做的事嗎！

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。於蕪湖職業學校

## 特載 清代史藁

蕭一山

「清代史」是我的近作，至今尚未完全脫稿。今欲使學者得以先睹為快。故先期披露於「學匯」或不難得若干人之批評和指導，使我得有修改之機會，我希望讀者給我以嚴厲的教正，無論是著論、通函，面談，我都十分的感謝和歡迎！

一山附誌。

總目（目錄太多，不便登載。茲將總目列此，亦可見本書之大概矣。）

### 導言

### 清代大事表

- 第一篇 後金汗國之成立與發展
- 第二篇 明清之興替與滿洲典制述要
- 第三篇 一統期之政略與中國社會之組織
- 第四篇 國際之交通與中外和約
- 第五篇 康雍時代之武功及政教
- 第六篇 清初學術思想之大勢
- 第七篇 乾隆時之鼎盛與嘉慶中衰
- 第八篇 清代之經濟與社會狀況上

學匯

第九篇 漢學隆盛時期之清代學術

第十篇 十九世紀之世界大勢與中國

第十一篇 洪秀全之大亂及同治中興

第十二篇 光緒時之朝政及外交失敗

第十三篇 列強之虎視與變法革新

第十四篇 今文學之種源與東西文化之輸入

第十五篇 清代之經濟與社會狀況

第十六篇 革命給動之組織及其成功

### 例言

一、鼎革至今，曠逾十年，清史之作，閱焉無人。史館雖開，而國運飄搖，幾等虛設；講述雖夥，而事實簡略，每病枯寂。余以研究所得，著為斯編，嘗試之作，何取焉附史乘？榮之聊備學者之參考云爾！

未完

## 同志消息

南洋各屬政府，對於吾主義運動之壓迫，較國內尤為野蠻！但在此慘酷淫威之下，吾同志尤極力秘密運動，最近檳榔嶼有同志愛真君純白等組織「安社」，以宣傳主義，該處早年已經下過種子不少，今再得二君加以灌溉，吾主義之在該地，必日益發展而茂盛矣！

☆☆☆

星加坡同志麥炳初君，因家藏有無政府主義書報多卷，為英政府

七

後，指其為危險人物，現在拘禁在星加坡一等牢獄裡面，備受苛待，有任警教者，均被拒絕，且憐憫以同黨一體拘禁，致令該黨者不敢出頭營救，務使麥君陷於絕地而後已，誠可憤也！又吉隆坡尊孔學校學生，作文裡面，偶有二句批評英政府之言，被華民大叔查知，立時吊實學生，并將該校三個教員驅逐出境，政府之權威高天如此，又難怪馬克思黨徒日夕垂涎三尺，欲得來一過癮耶？

### 徵明學社啓事

「徵明」本定於七月一日出版，今者忽然發生障礙，稿件完全被印局退回。現在我們另尋印局重行排印，須遲幾日，始得出版，惟恐諸君盼念，特此布達。

### 任情啓事

我和幾位同志把「克魯思想」，翻印出來，以供同志們的急需，現在正是預約時期，「前次通告錯了」尚未出書，就被查覺，勒禁翻印，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！但是各地同志的預款，我已經照數退還了！通信處：江西南昌豫章中學

### 出版介紹

有這末明白無政府主義的麼請讀下列各書！

近日街談巷議，都說總統走、內閣散，已無政府了，無政府了，不明白的人，或真以為我們所唱導的無政府主義實現了。真弄錯，我們的無政府主義不是這樣的。有下列的這些書為證，不明白的，還請他細心一讀「民聲合刊」(六角)「無政府主義討論集」(二角)「近世科學和無政府主義」(二角)「真理叢刊」(四分)「夜未央」(二角)愛讀者，請寄郵票到廣州，小東門定安風十五六號二樓鄭真恆，即有奉寄。

### 小通信

索非： 信悉，將稿速寄來，以便付印，  
樹庭： 這裡有你的信，請來取。

同學們： 我住在國風報社，閒來談談天吧！  
學匯部 敬啟

朱謙之： 你究竟在何地過活？通訊地：請示知。

魯德： 前上一函，未見復，念念！近况，請示我。

夢革： 你處有何刊物？請寄我幾樣，並希常通聲氣。

寒光： 前函收到否？未見足，雞鳴社，前途如何？「人道」已出版否？請即示知。

墨池，般若，冰絃，志蓮，劍波，禁囚：通訊地請告我，以便通信！

任情